

下蛋叫嫫蛋 舅母称妗子

把臀部念成dian部也不一定是没文化，这都与古音有关

所谓十里不同音，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当下，形形色色的方言仍是大伙儿日常生活的“硬通货”。方言里各式各样的新奇词汇也是层出不穷，什么嫫(fàn)蛋、贰护、妗子……不是当地人，还真不一定能听懂。

可要往前倒推个一千多年，这些词汇，却不算什么新面孔。没错，这些执着地停留在现代方言中，让人“捉摸不透”的语词们，不少都是老祖宗们最熟悉不过的言语。

□念缓

大姑子?从古音到现代方言

顾炎武在《唐韵正》里曾提到方言的一则趣事。

在青州等地区，有着名为张家庄、李家庄一类的地名，可在当地人的嘴里，它们却被称为张姑庄、李姑庄。这可不能怪当地朋友发音有瑕疵，相反，背后自有说头。

原来，古时候，“家”的发音便是“姑”。《离骚》有云：“羿淫游以佚畋兮，又好射夫封狐。固乱流其鲜终兮，浞又贪夫厥家。”咱们循着古人的押韵习惯，也能发现，这里的“家”的确读作“姑”。正因此，顾炎武还在后文开玩笑地说了一句，后人嫌弃“程姑庄”莫名其妙，把它改成“程戈庄”，这才是真真闹了笑话。

除此之外，青海等地方言中对“姑”的保留，依着的也是这道缘分。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妹妹班昭嫁给了曹世叔，因其才能出众，大家尊称其为“曹大家”，“大家”也自此成了对年长女性的尊称。这种称谓延续到后世，逐渐融入生活，甚至到了现代，丈夫的姐妹也和“家”沾上了边儿，成了“大姑子”“小姑子”。

以古音入方言的远不止此。北方地区的常用方言“妗子”，多称呼舅母，看着毫无关联，可在《集韵》里头，舅母两字的合音，正是“妗”。

有时候，哪怕古音绕了个弯，也能顺顺当地穿越时光。例如在山东的方言里，臀部一般被称为“腩”，这也有缘由。“臀”本为形声字，古音就读作“殿”，尽管后来渐渐演变成了“腩”，也算是把前世模样保留了个七七八八。还有河南的一些地区，常常挂在嘴边的“鸡嫫fàn蛋”也是迷惑了一众外地朋友。实际上，放在千百年前，这都不算事儿。《说文·女部》就解释得清清楚楚——“嫫，生子齐均也。读若幡。”《纂要》说得再明确，“齐人谓生子曰嫫”。正因此，最寻常不过的母鸡下蛋，带着古音摇身一变，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“鸡嫫蛋”。再比如，关西地区的人们喜欢说的“事情荒了”，也是因为“荒”的古音和“黄”相近，一来二去，黄了的事情也能“荒了”。

花样虽然多，也只能算是古音同方言邂逅的“只言片语”，放眼浩如烟海的现代方言，抱着古音不撒手的可在少数。

颇具独特性的客家方言，光是发音就足够惹人注目。还别说，从发音特色来看，客家话就像是历史的宠儿。古时候人们的发音与现代大不相同，其中便有一条是“入声”的保留，只可惜后来随着语言发展，入声渐渐“消失殆尽”，融入了其他声调之中，这便是所谓的“入派三声”。正因此，在大部分现代方言里，人们再也寻不到入声调的影子。客家话偏偏就是为数不多的“幸存者”之一，大量保留了古入声的韵尾，江西地区的赣方言也多多少少抓住了一点入声的尾巴，就此蒙上了“难懂”之名，成了让大伙儿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照这样看，“十里不同音”的事实并非不可改变，毕竟，运气好了，古今也能对话。

长得哲?从古籍到日常用语

对方言来说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只是借鉴部分字词的读音，岂不可惜了?

为了继承古语，方言们又琢磨出了法子。

比如在山东一些地区，谁要是胡编乱造瞎说话，就会被形容为“诮”(tiào)。早在战国时期，这样的表达就不算新鲜词汇了。《荀子·性恶》曾用过，所谓“其言也诮，其行也悖，其举事多悔，是小人之知也”。再比如，当地人口里的“木僵”一词，也写作“木强”，用于形容人木讷而反应不灵敏，其实也有着“前世故事”。《汉书·周勃传》谈到周勃的性格时也拿这词说事，形容其“木强敦厚”。《汉书·酷吏传》里说的“吏民益凋敝，轻齐木强少文”，取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

《女史箴图》中的班昭

在古汉语、古汉字发源最为集中的关西地区，这样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。在乾县，人们要是碰到容貌美丽的女性，多半都会夸上一句“长得哲”。有时说一样东西好看，会用“僚很”一说!这些可不是当地人脑洞大开想出的溢美之词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头，僚、哲恰恰都是“好貌”的意思。还有《诗·大雅》里的“太任有身，生此文王”，成了描述怀孕的雅称，妇女有孕，也就成了“有身子了”。和这类似的还有青海方言中的“先后”，其实就是妯娌的意思，在《史记》或《汉书》里，这样的表达也是一抓一大把。

山东淄博和沂蒙方言里的“脰(dòu)枕”，让人乍一看，还以为是什么黑科技宝贝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一查，原来“脰”，不仅正好是古人对脖颈的称谓，还恰恰就是古代齐地的方言用词，从枕头到“脰枕”，瞬间也就顺理成章起来。

还有“整(ào)，一看便有点历史气息。《水浒传》里就有着“热整上蚂蚁”一说，在河南方言里也至今有着“整子”的称呼，没啥稀奇，正是一种铁质的平底锅，当地喜欢吃烙饼或煎饼的朋友，个个都对它熟悉得不得了。

有时古籍不够了，传说和民俗风谈也能凑个热闹。比如关西地区方言里的“姚婆”“姚娘”，才不是哪路神仙。传说舜的继母就姓姚，这继母人不咋样，专门虐待舜，还因此“闻名”，留“臭”百世，以至于关西地区的人们称呼继母往往就是姚母和姚妈。相对于古书古籍，传说和古代风俗就天马行空了，和这些沾上边儿的方言，也更容易让人迷糊。

比如“头谷”，看字面意思便是头道谷子，或者至少是植物名。可好巧不巧，其实是牛马的意思。原来，古时人们喜欢在山谷中放牛马，所以有着“谷量牛马”的说法，也就是说谷子中便有着若干头牛马，时间长了，一些地区的方言里，人们也将牛马改叫成“头谷”。

还有“古东”，在不少人眼中，不就是对“古董”的误写?殊不知，古时候的物件一般称为东西，古物就是古东西，只是在后来的表达里，人们习惯性地省略了“西”字，如此说来，地区方言里的“古东”，反倒比“古董”更为正统、合理。

“尪(gā)”也是其中一例。古时候的钱币较小，人们喜欢称其为尪，到了现代，虽说“尪”脱去了“铜臭味儿”，可还是没摆脱“小”的含义。比如甘肃地区，人们就喜欢把小孩称为“尪娃”，哪天巷子里飘出了晚饭香，家长们一声声“尪娃”响起来，“尪”字的华丽变身，算是落了空。

往北方方言里瞅瞅，这样的例子有的是。五彩斑斓的古称们，像是遗落在沙滩上的珍珠，即便被时光的洪流冲刷千年，仍然在现代语言的土壤上扎了根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微信公众号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马纯潇 组版:刘燕

中华大地向来不养闲动物，就连屎壳郎也把“勤劳”两个字刻在DNA上。由于过分热爱劳动，它们甚至漂洋过海。近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中国屎壳郎，就曾临危受命，前往澳大利亚，开展滚粪球工作。

为了引进这些高技术人才，澳洲一度拨款4690万元人民币，来增加牧场生产率。想知道中国屎壳郎为什么名扬海外，就不得不了解那场屎壳郎混战了。

屎壳郎争霸赛

在澳大利亚这片遍布神奇动物的土地上，屎壳郎界人才济济。

在长达60年的进口与本土屎壳郎混战中，外来屎壳郎从400多种中杀出重围，连连获胜。

本土屎壳郎作为输家，尽管没有太大毛病，可它们太挑食了，只爱吃袋类动物的粪便。

以考拉为例，考拉身体所需90%的水分，来自它们常吃的桉树叶，只有在生病和干燥时才会喝水，它们的粪便散发着植物的清香味道，干燥又坚硬。

对澳大利亚屎壳郎来说，处理这种粪球就跟吃烧烤薯片似的，越吃越上瘾。

生活本该这么岁月静好下去，可惜，本土屎壳郎不幸遇上了劲敌。

1788年，“英国第一舰队”登陆澳大利亚期间，顺路带来了几头羊和牛。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这些牛羊持续生儿育女，澳洲奶牛的数量达到了2600万头，已经比当时人口总数还多了。澳大利亚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“粪便危机”。

据统计，澳大利亚每年会产生大约8000万吨的牛羊粪便，而且这帮“爱干净”的奶牛，还会避开有自己粪便的牧场进食。

这意味着，澳大利亚每年将失去数千平方公里的放牧土地，每天还会有数十亿只苍蝇蚊虫从粪便中飞出，带来严重的传染病威胁。

就在澳大利亚即将被粪便、苍蝇霸占的关键时刻，澳大利亚本土屎壳郎却集体罢工。它们面对厚重黏湿，巨大无比的牛粪，完全提不起胃口，几乎很少靠近牛粪。就算是对牛粪感兴趣的零星本地屎壳郎，也不太会搬运大的粪球。它们通常直接从牛粪上开洞，一路通到地下，再把搓好的粪球通过这个洞推到地下。由于技术水平有限，无法让粪球成形，只能以小碎块的方式搬运。

这种操作，对大量牛粪包围着的澳大利亚来说，几乎于事无补。

面对本地屎壳郎的这种情况，澳大利亚科学家为了解决粪便危机，便提出了从国外引进高端屎壳郎的想法。

1965年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，开启澳大利亚蜣螂(屎壳郎)计划。两年后中国屎壳郎登场。

澳大利亚科学家在我国找到了一种屎壳郎，它们几乎能满足处理牛粪的所有需求。它们常常把又稀又软的动物粪便当成家，先是把潮湿的动物粪便，滚成一个圆形的粪球，同时把卵产在粪球中。当屎壳郎幼虫孵化后，可以利用粪便中的养分长大，粪便就被完美地消化了。

在澳大利亚几十年的屎壳郎比拼中，中国屎壳郎依靠这项技拔得头筹。

现如今，澳大利亚的屎壳郎争霸赛正在继续。包括中国屎壳郎在内的进口屎壳郎，多次拯救差点陷入牛粪中的澳大利亚。

比如今年，澳大利亚从欧洲引进的新型屎壳郎G.sturm，非常擅长滚粪球。

它们能够将粪便搓成粪球，再把它滚走埋掉。如果说之前的屎壳郎是地下工作，那么现在的屎壳郎可以在地上工作，双管齐下，效率加倍。

屎壳郎在帮助澳大利亚人摆脱粪便噩梦上，的确是费尽了心血，多少得颁一个感动澳大利亚奖。

也是从这件事儿上，人们才明白以往对屎壳郎的误解有多深。

屎壳郎比你想得更厉害

在很多人眼里，屎壳郎只是自然界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角色，由于跟屎的合作关系过于密切，肮脏、恶心就成了它的标签。但是被你疯狂嫌弃的屎壳郎，每天都在开心工作，认真履行职责，背地里还有N个隐藏身份。

搬运粪球是屎壳郎的祖传手艺。工作时，屎壳郎会使用前爪将粪便聚拢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圆形丸状的粪球。一只业务娴熟的屎壳郎，会用后腿蹬着粪球，倒立着行走，将粪球运往巢穴。它们的搬运能力相当惊人，作为世界上力气最大的昆虫，能够推动自身体重1141倍的物体，相当于一个人推动6辆双层汽车。

一辈子与粪便打交道的屎壳郎，不仅掌握了生存密码，也把粪球当成了相亲界的硬通货。当雌屎壳郎看到雄屎壳郎在推粪球时，会对其表现得十分崇拜，于是雌屎壳郎就会帮雄屎壳郎一起推粪球。粪球推得越大越结实，这两只屎壳郎会在一起为爱鼓掌的可能性就越高。一旦不小心陷入三角恋，屎壳郎很可能围绕着粪球来场世纪大战。

如果雌雄屎壳郎能够顺利结合在一起，夫妇俩将在粪球内产卵，幼虫以粪球为食物，在里面慢慢长大。为了第一时间吸收粪便中的养分，有些小型屎壳郎甚至会寄生在某些哺乳动物尾部和臀部的毛发上。

辛苦工作养家养娃的屎壳郎，有时候也可能惨遭欺骗，备受欺凌。

屎壳郎有一个特点，它们在搬运粪便时，会将粪球里没消化完的种子，运到较远的地方。

有一种名为银木果灯草的植物，就特意利用了屎壳郎的远距离运输手段。它进化出外表看起来非常像羚羊粪便的种子，如果靠近一闻甚至能散发出浓烈的气味，并以此来引诱屎壳郎帮忙传播种子，可以说是诡计多端了。

然而，即使生活会遇上困难，屎壳郎也从来没放弃过。

法国导演雅克·贝汉花了20年拍出纪录片《微观世界》，向人们展示了森林草丛下放大的屎壳郎世界。

其中就有段很生动，在短短的上坡路上，屎壳郎时刻面临着危险，任何一段小树枝、棱角分明的石块，都可能让一天的工作白费。

屎壳郎为了把粪球推上小土坡，连滚带爬，相当辛酸，最终成功。

据“世界知识局”微信公众号



屎壳郎正在辛勤工作。